

高尔基戏剧选

苏联文学选译

SULIAN Wenxue Xuan

XUANYI

● 高尔基

● 戏剧选

● 译本

● 1954年10月出版

● 1954年10月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尔基戏剧选

陆 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 Горький
ИЗБРАННЫЕ ПЬЕСЫ

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6, 18,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1952 年版本译出

高尔基戏剧选

陆 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 282,000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册

书号: 10188·548 定价: 2.35 元

目 次

小市民.....	1
在底层.....	131
仇敌.....	233
叶戈尔·布雷乔夫和他周围的人.....	331
后记.....	411

小 市 民

登场人物

别塞苗诺夫·瓦西里·瓦西里耶夫(别塞苗诺夫)——58岁，富裕小市民，油漆公会会长①。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他的妻子，52岁。

彼得——停学的大学生，26岁
达季扬娜——小学女教师，28岁 } 他的子女。

尼尔——别塞苗诺夫的养子，火车司机，27岁。

佩尔奇欣——别塞苗诺夫的远亲，卖叫鸣鸟儿的，50岁。

波丽娅——他的女儿，串家做零活的缝衣女工，21岁。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克里夫佐娃(叶连娜)——狱卒的寡妇，别塞苗诺夫家的房客，24岁。

捷捷列夫——教堂合唱班里唱诗员
希什金——大学生 } 别塞苗诺夫家的包伙房客。

茨韦塔耶娃——小学女教师，达季扬娜的女友，25岁。

斯捷潘妮达——厨娘。

过路的妇人。

小孩，油漆工。

医生。

① 在十九——二十世纪间，俄国城市里仍保留着手工业者行会制，各行业选举行会会长，由行会会长组成手工业公会。

地 点

某省的小城市。

布 景

富裕小市民家的一间大堂屋。右侧由两扇弥封板壁向内合成直角，挡住堂屋的右后部，使右前部又形成了一个小房间，以木拱门同大堂屋隔开，木拱门上系一根铁丝，悬挂花布帷帘。大堂屋的后墙上有扇门，经过道通另一半家宅：厨房和寄宿客人住的房间。门左面是笨重的大碗橱，墙角放着躺柜。门右面是一架带玻璃罩子的老式大钟，圆月形的大钟摆在玻璃罩内缓缓摆动。堂屋里安静的时候，可以听到它那“滴嗒！”“滴嗒！”无精打采的摆动声。左墙有两扇门，一扇门通老人的屋子，一扇门通彼得的屋子。两扇门中间有白瓷砖镶面的炉子，炉子旁边是一张老式的漆布面长沙发，前面放着供喝茶和吃饭用的一张桌子。几把廉价的维也纳式曲臂椅，整齐得令人生厌地排列在墙跟前。左面，紧靠舞台边沿是一只玻璃橱，橱里有各色各样的小盒子，复活节用的五彩鸡蛋，一对铜蜡台，几把茶匙和汤匙，几只银茶杯，银酒杯。在以木拱门隔开的小房间里，正对观众的那面板墙下，摆着钢琴和乐谱架。房角摆着一只栽着蓬莱蕉的木桶。右墙有两扇窗，窗台上放着花。窗台下是一张躺椅，躺椅旁——靠近前面墙壁——有一张小桌子。

第一幕

傍晚，五点钟左右。秋天的暮色已透入窗帘，大堂屋里变得昏暗下来。达季扬娜斜倚在沙发上读书，波丽娅坐在桌旁做针线。

达季扬娜（朗读）“月亮出来了。看到真叫人奇怪，一个愁眉苦脸的小月亮，竟能够给人间洒下这么多银灿灿、蓝溶溶的可爱柔光”……（把书往膝盖上一放）天已经黑啦。

波丽娅 要点灯吗？

达季扬娜 不要！我念累了……

波丽娅 这书写得真好！这样平常的事却写得那么悲惨……揪人心啊……（停顿）我很想知道——以后的结局如何？他俩到底结婚了没有？

达季扬娜（苦恼地）问题倒不在这里……

波丽娅 要是我呀，才不会爱上那个男人呢……哼！

达季扬娜 为什么？

波丽娅 那男人没趣味。老是怨天怨地……拿不定主意，因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应当知道人活在世上要干什么……

达季扬娜（低声地）可是……尼尔——他知道吗？

波丽娅（确信地）他知道！

达季扬娜 他知道什么？

波丽娅 我……没法儿象他那样……三言两语就对您讲清楚……不过我敢说，他会叫那些坏蛋、恶棍、贪心狼们不得好活！他最不喜欢他们……

达季扬娜 你说谁坏？谁好呢？

波丽娅 他知道！……（达季扬娜闭口不语，也不朝波丽娅看。波丽娅笑笑，从达季扬娜的膝上拿起书来）这书上写得太好啦！她太招人喜爱……她多么爽快、多么单纯、多么热情啊！你看到书上描写的这样好的女人，自个儿也觉着变好一些了……

达季扬娜 波丽娅……你多么天真……多么可笑啊！可是我——对这书里的整个故事很反感！不会有那样的姑娘！什么庄园啦，河水啦，月亮啦，也都不会是那样的！那全是作者凭空虚构的。书上描写的生活，常常跟现实生活不一样……不象我的，也不象你的……

波丽娅 作家都写有趣味的事。可是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趣味呢？

达季扬娜 （气忿地不听波丽娅说话）我常常觉得这些写书的人……不欢喜我……老是在反对我。他们好象冲我说：这样比你想的好，照你那样就坏了……

波丽娅 可是我认为作家准定全是好心人……我倒很想亲眼看看这位作家！……

达季扬娜 （好象自言自语地）他们把些丑恶和苦难的事，都描写得有点离奇古怪，过分夸张……充满悲剧情调。跟我亲眼看见的现实生活并不一样……那些好事，也是他们杜撰出来的。谁也不象书上描写的那样去吐露爱情！生活可不象

是大悲剧……生活象一条浑浊的长河，缓缓不断地流啊流啊。你要是朝这条大河里一看，就会觉得两眼昏眩……心烦意懒，再不愿意去想长河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流？

波丽娅（眼望着前面沉思）不，我很想看看这位作家！您在书上见过了，我可是压根儿没有见过呀。我在猜——他是个怎样的人？年轻的？年老的？头发是黑的吗？……

达季扬娜 谁？

波丽娅 这位作家呀……

达季扬娜 他死啦……

波丽娅 唉哟哟……多么可惜呀！老早就死了吗？死时还年轻吗？

达季扬娜 已是中年人了。他喝醉酒……

波丽娅 怪可怜的……（停顿）为什么这些聪明人都爱喝醉酒呢？瞧你家这个唱诗的房客吧……他本是个聪明人，偏偏也爱喝醉酒……您说这是为什么呀？

达季扬娜 生活苦闷……

彼得（睡眼惺忪地从自己屋里出来）真黑！谁坐在那儿？

波丽娅 我……跟达季扬娜·瓦西里耶夫娜……

彼得 为什么你们不点灯？

波丽娅 我们谈心歇黑儿……

彼得 我屋里，从老人那边飘过来了一股子橄榄油味儿……准是因为这种油味儿，我才做了个恶梦。梦见我在河里游泳，河水粘稠稠的跟黑焦油一样……游起来好费劲呀……我也不知道——该游往哪儿……两眼望不见岸边。碰到某些残苇断片，我伸手一抓呀——全成了碎渣烂屑……稀泥泡沫了。真荒唐！……（打着口哨，在堂屋里踱步）该喝晚茶了

吧……

波丽娅 (点着灯)我就去,就去弄……(下)

彼得 一到晚上,咱家里就显得特别……窄小,憋闷。好象所有这些过时的老式家具都膨胀起来,变得更庞大,更笨重……挤跑了空气,叫人透不过气来。(用手敲着大碗橱)瞧,这个小仓库十八年来一直在老地方……十八年啦……人们说——生活在飞跃前进……可是咱家这只大碗橱却丝毫未动,……我小时候有好几回撞在这大橱角上,碰破了脑袋……现在不知怎么它又碍手碍脚了。古里古怪的东西!这不是个碗橱,这是个老祖神爷……快叫鬼把它搬走吧!

达季扬娜 你对什么都厌烦!彼得……这样下去会把你给毁掉的……

彼得 你怎么这样说?

达季扬娜 你哪儿都呆不住……只知道天天晚上……到楼上去找连娜^①。这使两位老人家很担心……(彼得不理睬,打着口哨来回走着)你要知道——我累死啦……在小学校里,吵闹声叫人心烦……回家来了——又这样沉静死板得叫人腻味。虽说,自从连娜搬来以后,咱家里变得快活点了,可是,我太累啦!算算离寒假还早呢……十一月……十二月。(钟敲了六下)

别塞苗诺夫 (从自己的房门里伸出头来)小羊羔儿们又叫唤起来啦!那状子,八成又是没有写好吧?

彼得 写好啦,写好啦……

别塞苗诺夫 好不容易呀……嘿嘿!(又缩回头去)

① 叶连娜的小名。

达季扬娜 写什么状子呀？

彼得 告商人西佐夫，追讨那板棚屋顶油漆费，十七卢布五十戈比……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端灯上）外面又下小雨啦。（走近大碗橱，从碗橱里取出碟碗，放在餐桌上）咱家里不知为什么老觉得冷丝丝的。生了炉子，还是冷。房子老啦……处处透风……唉呀呀！我的孩子们，你爸今儿个又生气了……他说他腰酸背痛。他也老啦……再加乱七八糟的事，处处不如意……开销又大……心事太重啊！

达季扬娜 （对弟弟）你昨天上连娜屋里去了吗？

彼得 嗯……

达季扬娜 玩得快活吧？……

彼得 同往常一样……喝茶，唱歌……争吵……

达季扬娜 谁跟谁争吵啦？

彼得 我跟尼尔和希什金。

达季扬娜 老是你们……

彼得 是呵。尼尔赞美生活的变化……真把我气坏啦，他硬宣传说，人应当振作起来，应当热爱生活……笑话！听了他的宣传，你就会以为这种谁也搞不明白的生活……真会变成象喜剧里那个马上就会从海外回来的美国舅母娘^①一样，要给你添财进宝啦……而希什金呢，他宣传喝牛奶好，吸烟不好……还批评我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

达季扬娜 还是那老一套……

^① 在旧俄国的喜剧结尾时，常因早被遗忘了的舅父突然从美国发财归来，使喜剧主人公意外地得到了遗产，这里的美国舅母娘即指可能给人带来遗产的阔亲属。

彼得 是啊，老是这样……

达季扬娜 你……挺喜欢连娜吗？

彼得 还不讨厌……她漂亮……快活……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她是个轻薄女人！生活荒唐！她屋里天天有客人，喝茶吃糖……跳舞唱歌……可是自个儿连个洗脸盆架也买不起！就蹲着在盆子里乱泼拉，水泼了满地板都是……房根脚都叫她泡烂了……

达季扬娜 昨天我到俱乐部去……参加了一个家庭晚会。那位市参会议员索莫夫，是我们学校的督学，他见了我很勉强地点点头……哼！可是法官罗曼诺夫的姘头刚走进客厅来，他就象欢迎省长太太一样，赶忙跑上前去，低头哈腰的，还亲了亲她的手呢……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好不要脸的东西，是吧？他倒是真该挽上你这个体面姑娘的手，恭恭敬敬地，神神气气地陪着你在大厅里，当着众人的面走一走……

达季扬娜 （对弟弟）你想想看！一个女教师，在这些人的眼里，还比不上一个搽胭脂抹粉儿的风骚女人体面呀……

彼得 别老是嘀咕那些……庸俗的东西吧……应当把自己看得高一点……她虽说是个风骚女人，但没有搽胭脂抹粉啊……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你怎么知道的？你舐过她的脸蛋了吗？外人欺负了你姐姐，而你反来替外人辩护……

彼得 妈妈！请您别再说啦……

达季扬娜 唉！当着妈妈的面，根本不能讲话呀……（从门外过道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你瞧你！说话又没好气儿了……你呀，

彼得，你别净在这儿踱方步啦，快去接火壶吧……要不，斯捷潘妮达又该抱怨说：把人累死啦……

斯捷潘妮达（捧进火壶来，放在桌旁地板上，直起腰，喘口气对女主人说）喂，管你爱不爱听，我还是得说一声：我可没力气搬这个鬼东西了——我两条腿都要折断啦……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怎么——你叫我再雇个专门端火壶的佣人吗？

斯捷潘妮达 随你便！叫唱诗的搬——这点事对他算得了什么？

彼得·瓦西里奇，把火壶端上桌去吧！真的，我连一点儿劲也没有了！

彼得 好，让我端……嘿！

斯捷潘妮达 谢谢您啦。（下）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可就是，彼佳^①，你告诉那个唱诗的，叫他每天来给端端火壶吧！真的……

达季扬娜（烦恼地叹口气）我的天呀……

彼得 要不要告诉他，叫他提水，擦地板，扫烟囱，还捎带洗洗衣服？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忿忿地一甩手）你胡说什么？这些事自然有人做，用不着他……可是端火壶……

彼得 妈妈！你天天晚上老提这个讨厌的问题——叫谁端火壶，叫谁端火壶！你听我说吧，你要是不雇一个扫院子的佣人，这问题可永远也解决不了……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要个扫院子的有屁用？你爸爸自个儿会拾掇的……

^① 彼得的小名。

彼得 这就叫做太吝啬了，吝啬可不大好啊，既然银行里有……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嘘嘘！别声张！叫你爸听见了——他会
为你提银行的事狠狠地揍你一顿！难道你家有钱存银行吗？

彼得 你听我说嘛！

达季扬娜 （从沙发上跳起来）彼得，你就别再吵吧！……要知道
人家受不了啦……

彼得 （走到她跟前来）喂，你别大声训我！你自个儿早已不知不
觉地卷进这场争吵中来啦……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你们抱怨吧，做妈的连话都不兴说
啦……

彼得 天天都要讲这些……把人心都吵烦了，吵昏了……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朝自己屋里叫）他爸！出来喝茶……

彼得 等我大学停学期满以后，我就上莫斯科去，照先前那样，
回家来只住一个礼拜，多一天也不住。三年的大学生活使我
再也看不惯这个家了……看不惯这种鼠目寸光的小市民庸
俗生活了……离开这个烦人的老家，自个儿去生活该多好
啊！……

达季扬娜 可是我没有地方好去呀……

彼得 我告诉你——进专修班吧……

达季扬娜 哎哟！我干吗进专修班呢？我不想去念死书啦。你
该明白，我要生活，要生活呀……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从火壶炉口上取壶时，烫了手，疼得
叫起来）哎呀呀！该死的！

达季扬娜 （对弟弟）可是我不晓得，也说不上来——什么才是
生活？我应当怎么样生活？

彼得 （沉思地）是啊，要善于生活……小心谨慎……

别塞苗诺夫（从自己屋里出来，朝两个孩子看了看，然后在桌旁坐下）叫过包伙的房客了吗？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彼佳！去叫一叫吧……

〔彼得下，达季扬娜朝餐桌走过来。〕

别塞苗诺夫 你们怎么又买小方糖了？我说过多少遍了……

达季扬娜 哎，爸爸，反正不是一样吗？

别塞苗诺夫 我不是跟你说，是跟你妈说话呢。我知道，在你看来，什么都是一样……

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我总共只买了一斤，他爸，家里有整块的糖还没来得及破开哩……你别发火！……

别塞苗诺夫 我没发火……我是说——方糖份量重，而且不甜，这样就很不合算了。糖总该买整块的……回来自个儿破开。自个儿破有碎糖渣，碎糖渣还可以烧菜，那糖份量轻，味道甜……（对女儿）你为什么皱着眉头叹气？

达季扬娜 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这个样儿……

别塞苗诺夫 既然没什么，就不必叹气啦。难道爸爸的话叫你听着那么难受吗？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我，全是为了你们年轻人呀。我们这辈子快完了，你们还得活下去呀。可是看看你们，我真看不透你们想怎样生活？你们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你们不喜欢我们这一套，这点我看出来了，也感觉到了……可是，你们能想出怎样的套套来呢？这就是问题了！哼……

达季扬娜 爸爸！您想想，您这话对我说过多少遍了？

别塞苗诺夫 我还要说，说个没完，一直说到进棺材！因为——我活一天就担一天心。为你们担心……我没有仔细考虑，就让你们去上学了……结果全落个空！你瞧——彼得被撵出来了，你呢——成了个老处女……